



校刻日本外史  
 織田氏 毛利氏  
 十三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7



文庫 17  
W198  
7



日本外史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sup>モリノカミ</sup>姓土師氏。為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為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薦為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為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廣氏寄

010185194707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為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為六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為足利氏將。高師泰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

熙房或作熙元

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元。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躡。弱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躡。常也。庸何傷。比髻齟。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竒之。興元既為嫡嗣。松壽出養於丹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

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元就爲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興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

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爲足利氏管領，爲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多，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爲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爲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冶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爲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

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為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内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内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

往右馬頭為幕府相伴。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衆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東略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拔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内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奪為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

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曹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曹山。吾與完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我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穴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黨。忿北軍數衄。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

完本字

按新宮地名國久所居

我寡單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白。吾祖騎渡刼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接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尊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爲興經。興經嬖大鹽某。其下皆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爲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爲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爲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居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爲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

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爲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爲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慚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擣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

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曰。某子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已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於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官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為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

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為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薑。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為主。曰。重政隆時。如武任勸吾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已。咱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為賊臣所弑。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嗚。猶欲為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拔槌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尾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尾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



走之。會霖雨川漲。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  
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為鄉導。攻穗田小井夕為資。降  
之。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  
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  
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  
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  
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  
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  
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  
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速

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  
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  
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  
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  
晴賢族誅興房。遂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  
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  
津。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  
也。為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  
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  
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

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為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為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擣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脆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為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

陣于  
作陣之

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款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為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烏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打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為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眾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眾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

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絀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為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舩。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

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舩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退走者不能過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舩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降邑以殘兵百餘。棲嵩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弒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首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

按三年一作二月一作三月皆非

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河郡。至上關。杉重輔為內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敢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通。又命元春守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拒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二月元就將萬騎發岩國。令士卒人持簣與席以傅城下。投簣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鏖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內藤

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鷲壽。周防長門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迎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尾鷲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鵠峯。元就將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郤。宜兩存之。使相鈐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内氏地。遂圖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

而元就亦為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啣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官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孽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石見。是歲正月。

金下  
有物字

天子行即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敘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坂。常光負切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瀨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七里。建為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講書于軍中。以示持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為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

持  
一作

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為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徹守歸觀。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百鹿城。城

隆實或作元實

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卻。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上視之。以為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為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為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槍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為兵。有佐

十一  
作二十

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暉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遁。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款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寘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眾推天

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曾我部守都宮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守津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曾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穴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嚴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

四月十二年  
三字舊  
誤在下  
文六月  
入出雲  
上今據  
陰德太  
平記等  
書移置  
此

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  
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  
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攜輝元往  
長門。遙為聲援。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  
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為僧者為主。更名勝久。糾但馬  
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未次攻富田。大野隆重  
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  
而誘隆重。隆重謀知。雨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  
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  
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內義興庶兄輝

之綱或  
作之綱

按陰德  
太平記  
等書輝  
弘政弘  
子於義  
興為義  
弟逸史  
作義隆  
李父為  
是西國  
太平記  
作義興  
孫蓋誤

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鶴峯。元就命班外  
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為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  
人質。使具船以濟。乃令戍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鶴峰。逐輝  
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  
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  
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  
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  
八月。元就患痛。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  
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  
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



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卽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三州。則擇守將。輒誡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偽疾自廁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爲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

信長起尾張。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爲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爲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奔紀伊。遂西依淳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

家親爲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爲浦上氏將。終莫其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告元親。通織田氏。穴戶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爲直家所滅。於是使元就第五子元清爲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木津川。能島來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大艦。納糧而還。先是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

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爲先鋒。出山陽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春種先往。詞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

十萬人  
一有人

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道東上。為未晚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謀。隆景。隆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

二三萬  
舊誤作  
十三萬  
今據他  
書訂之

雜賀。減六七萬焉。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二三萬而已。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鬪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跪。東兵不能入。遂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

白上一  
有因字

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  
愈來見元長白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  
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啟釁縱得誅之其國人  
皆立嗣以抗我無為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  
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  
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  
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  
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  
不敢辭也且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  
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方患

淨田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  
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  
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塹布渠答以待秀長至被  
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踐  
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  
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  
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  
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不聽欲  
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外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  
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為先鋒與

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瀬川陣。分兵為三。渡川大戰。斬信正。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輔輝。元東伐。拔備中忍山ヲシヤマ。十二月。我餽饗三木者。襲殺敵壘將谷衛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基家守焉。二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槍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

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斬其使者。投屍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春曰。鳥取吾管内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鳥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二  
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人人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爲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俱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千八駟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擒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不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幡二月

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旣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深戶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卽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牽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爲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

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旦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做一隊將之。為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北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為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廂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為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為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為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

誓書。衆情稍定。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為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籍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平兩國。何不敢死。乃與兄清月清軍監末近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為之發哀。遂為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綱為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弒。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為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

弗許。後秀吉遺我將士歛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爲虎乃誅之。輝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二十萬石。七月。隱岐經清弒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清。出已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歛信長。清家弗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啟清家通敵。臣誅之。元春不信。甚五訴冤。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爲內應。終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怯。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

秀吉誅明智光秀。遂代織田氏居大坂。元春羞屈下之也。居常怏怏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妾容留之。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疾歸。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領其國。賜僧惠瓊來。爲其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爲先鋒。約封之。筑



前。元春羞為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敘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為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閩津。下障子。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瘡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二月。豐臣秀長至。合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徙

繼信或作經言

隆景于筑前。治名為賜。秀吉包筑後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倔強類父。為秀吉所畏惡。常有退去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為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繼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捨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潤其禁網。漸修治教。做下野足利學校。建黌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吉皆為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浮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

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為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為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名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

狹，城于已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嶋。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疏，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此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皆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家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閱城，獨不肯還，曰：

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  
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  
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  
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  
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  
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  
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當百。三將  
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井上某鏃  
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墮。以身免。逐北至  
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

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  
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  
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  
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  
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拔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  
元春隆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  
甥秀秋為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  
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  
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  
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

既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為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為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川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為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為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已慎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況

往視一作注視

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沒。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往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兵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為背幟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齒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

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  
饗德川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  
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  
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  
輝元曰。秀賴幼。朕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  
川盟。未幾替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  
伐。兒請為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  
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  
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曾我

一無諾

部盛親長東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  
於德川氏。約為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  
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  
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叛歸  
東軍。况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  
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為質。長政使之  
率衆來屬。擊西軍以為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我降者。  
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  
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  
說曰。諸將為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

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  
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  
俟輝元。東軍俟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  
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爲將。以秀元爲  
先鋒。正家惠瓊注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  
師。不能爲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  
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  
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  
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  
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大閤義子。不可斯須忘

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  
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  
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  
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  
爲先鋒。其兵皆免曹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餐。故失戰  
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餐。是時。秀秋在  
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  
野主馬怒曰。主公何此爲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  
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  
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顧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

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為質馳出其前路設帳要而饗之秀元有脅力佯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納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第削髮稱宗瑞請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

一無川字

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束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為質輝元既養秀元而生秀就及就隆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為四位侍從于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

請曰。既辱姻婚。猶何見疑。願為先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  
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  
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  
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  
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汝善計之。使我  
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台德公。公令秀  
元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  
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為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  
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為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真我老友  
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降居周防德山。

按五家  
一作六  
家皆誤  
當作四

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末。食二萬石。豐臣  
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  
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五家與宗  
家皆存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大  
夫為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  
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  
馬。羞食其祿。去匿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  
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為先鋒。  
推子為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如往日。隆景  
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弟退守。勿進取。使我家



有雄資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邇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鑿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與此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

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

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為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日本外史卷十二終

日本外史卷十二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上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田以口分。四徵相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過三千戶。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此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門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而不能。遂自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八。守介所治。屢一焉。甚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

按十九  
疑當作

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嚮所謂目代之類者碁碁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以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概以一姓連二三州雖名為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叛奪其成績而與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初務以大封哨將士得以撓朝廷之權既得天下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構難京師而所

謂諸侯羣起爲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強大而最後織田氏以其陪臣崛起而并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略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鋤天下故國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踣而豐臣氏以其將校踵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夫者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漫而未幾海內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而不知裁之之術蓋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有內功臣內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親戴衛護

其內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則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爭我之意。是織田氏所以被禍也。雖能存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略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犬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是豐臣氏所以絕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豐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川氏。鑑二氏之失。而秉其衷。矯之以漸。權其內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

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目我邦之今日。以為何如哉。蓋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遠勲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與焉。今之外藩列國。成邦於足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封土。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源其前代。其建置本末。不可得而詳也。余故先敘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織田氏出於平重盛。重盛次子曰資盛。元曆中。平氏與源氏戰于西海。大敗。舉族死亡。資盛有孤兒。其母懷之。匿于近江津田鄉。鄉長悅其母。已納之。兒從育其家。會越前織

田莊祝人數入京師。每過鄉長宿焉。嘗謂之曰。吾老無子。願得公一子養之。鄉長乃與以平氏孤兒。兒終冒織田氏名。親真稱權大夫。子孫世為祝人。及足利氏定天下。越前尾張為斯波氏管國。斯波義重嘗出遊。見織田祝人之子。美之。載歸。以為近臣。義重有大吏六人。其一人有罪。放流。乃以織田氏代之。於是織田氏終為斯波氏重臣。徙於尾張。自親真而後十五世。曰敏定。敏定之時。斯波義敏與族義廉爭立。敏定居間。講和。請義敏養義廉子義良。而自輔之。居清洲城。尾張凡八郡。分為上下。各四郡。敏定領下四郡。使族信安居岩倉城。領上四郡。敏定生敏信。敏信生常

祐。相繼居清洲。敏定庶子信定。稱彈正忠。信定子曰信秀。稱備後守。信秀以支庶降居勝幡城。與族二人並為宗家。吏分治四郡。信秀嗜武。喜士。士多歸之。時齋藤氏在美濃。今川氏在駿河。與織田氏日相攻擊。信秀徙居古渡城。天文十一年八月。今川義元將兵來攻。軍于小豆坂。信秀逆戰。衆寡不較。日暮將退。敵兵尾擊甚急。信秀弟信光與死士六人返戰。卻之。十六年九月。信秀從常祐攻齋藤秀龍于稻葉山。縱火城下。將還。秀龍出戰。我兵大敗。常祐以下八人皆死之。十一月。秀龍遂攻大垣城。信秀即赴援。擊走秀龍。秀龍者。山城西岡人。善歌謠。東游美濃。仕土岐賴藝。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將長井某遂殺長井直仕賴藝終為其重臣稱山城守削  
髮更名道三遂逐賴藝十七年賴藝來奔信秀善遇之因  
招美濃將士將士多應者八月信秀往討秀龍縱火多藝  
口秀龍請和信秀以比年兵興上下疲弊遂許之秀龍乃  
復賴藝以女妻信秀子信長是歲信秀徙末盛城二十年  
三月信秀患疫卒信秀有十二男四女庶長子信廣其次  
為信長信長幼字吉法師信秀自居古渡別城那古野置  
吉法師焉令林通勝平手政秀等傳之甫十三加首服于  
古渡命名信長字三郎明年信長始將兵入參河攻今川  
氏屬城吉良大濱縱火而還信長幼跌蕩喜武事被服奇

偉喜帶大刀其出行街市或憑人肩飽餽菓傍若無人常  
調馬習弓銃學泃聚近士令以竹槍鬪曰槍利於長乃造  
二丈槍及嗣立稱上總介次第信行稱勘十郎嘗為信秀  
設法會信長與信行偕往拜位前觀者甚眾信長先進攬  
香投鑪內一拜而出信行整容拈香拜伏久之觀者竊譽  
信行有西海僧在眾中相信長曰此子乃英雄也然信長  
放縱日甚平手政秀驟諫之政秀之子有名馬信長請之  
辭弗肯獻信長怒遂惡政秀不聽其言政秀憂懣曰吾受  
保傅之託而不能匡救焉何以視息於人間哉二十二年  
正月政秀遂自殺信長驚惋自咎屏居不出為建佛院名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五

曰政秀寺。忌日必詣。輒自矢曰。吾徒悔無益。當改過厲行。立大功於天下。以償前失耳。於是益講武事。警備隣國。齋藤秀龍以其婦翁欲一見。四月。會于富田正德寺。秀龍豫使將士盛服列坐。欲延信長過其前。以試其動止也。至期。秀龍微行。潛道傍民舍。以覘信長過。信長爲茶筥。髻著濶袖。穿虎皮袴。佩繩緞刀。及大瓢。健士八百人。弓銃朱幹槍。各五百。從其前後。秀龍以爲信長麤野。命其行人。以草具供之。信長至寺。入屏風中。結髮更衣而出。儀容閑雅。雖從者皆驚。秀龍使其二宰春日堀田出迎。信長不與言。過群士前。上堂倚柱而坐。頃焉。秀龍出。信長如不見者。堀田進

曰。是山城守也。信長乃顧秀龍曰。適在道傍民舍中所見者。何酷類公也。乃接見之。於是秀龍復命具酒饌如儀。既畢。自送信長者數甲。既別。目送久之曰。吁乎。美濃一國。吾終不得不爲之贊幣也。信長時年二十。先是常祐死于戰。其遺臣織田三位坂井大膳。河尻左馬等。擁常祐子彥五郎。與信秀信長構兵。斯波義統者。義良孫也。居清洲城中。竊右信長。彥五郎等覺之。不自安。二十三年。七月。坂井河尻等襲義統。弑之。毛利秀孝以義統孤兒脫走。來那古野。信長奉之于天王坊。謂將士曰。清洲。我宗家也。而弑我累世之主。不可不誅。乃遣柴田勝家等七將。攻清洲。與三

位左馬戰于城外。斬之。大膳使入乞援於守山城主織田信光。信光陰謀之。信長信長使佯許之。弘治元年四月。大膳延信光於城內。自與兄大炊來見。信光率兵而往。及見大炊。立拔刀斬之。大膳出奔。信長馳至圍彥五郎。數其弒逆。誅之。終取清洲。徙居焉。令信光居那古野。食河東郡。已而信光家內變。為其下所害。信長以林通勝為那古野留守。通勝患信長慄悍。與弟光春柴田勝家謀弒之。而立信行。信長覺之。二年五月。信長獨與四弟信時卒往那古野。訶之光春耳語通勝曰。是天幸也。宜速行大事。通勝不忍。信長還砦于名塚。令佐久間大學守之。八月。勝家光春各

將千騎急攻名塚。名塚告急於清洲。信長即率兵七百赴援。使織田造酒丞等當勝家。而自與光春戰。我兵不利。隊將森可成謂信長曰。今日之戰。我軍克矣。信長問何以知之。曰。光春有驕色。信長欲馳可成曰。少俟之。已而光春愈乘勝縱其麾下兵。可成曰。可以馳矣。信長乃馳擊破之。手揮槍縱殺光春。遂轉赴勝家軍。大呼曰。我已獲光春矣。勿使勝家逸。勝家大怖。終走歸末盛城。信長母六角氏愛信行。與之俱居末盛。於是六角氏令信行作誓書。勝家通勝皆被僧服來謝其罪。信長謂通勝曰。是吾之罪已。吾前背德忤諫。使平手自殺。汝自今代平手匡我。乃遣守那古



野如故。信行仍不悛。城龍泉寺。欲與岩倉兵合。略取東郡。令其將都築藏人招聚兵士。勝家數諫。信行疏斥之。永祿元年正月。信行饗諸將士。不及勝家。勝家怒。夜來清洲。告信行反。信長乃稱疾。使利井貞勝告六角氏。欲讓家於信行。六角氏悅。告信行。信行卽至。將入信長卧內。信長豫伏力士三人斬之。不成。信行走出。池田信輝要擊于廊下。斃之。二年四月。齋藤秀龍欲廢長子義龍。立少子基。義龍誘殺少子。與秀龍鬪。遂弑之。信長將兵援秀龍。不及。還。義龍躡之。信長自殿而逃。會岩倉城主遙援義龍。以兵三千軍丹原野。時我見兵屢八十三騎。乃驅清洲市人伐竹爲槍。

列于軍後。敵以爲大兵來也。乃逃去。七月。信長與天山城主織田信清合兵三千。攻岩倉。岩倉兵出。戰于浮野。信長令弓銃手橫擊走之。追至城下。而還。信長南行。信清北行。城兵視信清兵寡也。出尾之。信長還援。夾擊大破之。遂圍城。三月。拔之。於是信長盡收尾張。獨智多一郡屬今川氏。先是鳴海城將山口基畔。附今川氏。又取大高。香懸二城。更城于村木。信長攻下村木。又攻笠寺城。城將戶部某驍勇不可下。信長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贗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齋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又殺山口父子。義元

既定駿河。遠江。參河。將大舉攻尾張。信長修諸城壘。令佐久間大學守鷺津飯尾定宗守丸根。與大高笠寺兵數戰。不決。三年五月。義元自將三國兵四萬五千來攻。十八日。大學定宗馳使清洲。告曰。義元昨日至沓懸。今夜將運糧大高。而且攻兩城也。信長召將士。言曰。我欲赴援如何。林通勝等說曰。敵衆垂五萬。而我兵不過三千。宜避其來銳。據本城待之。信長曰。不可。吾視天下英雄。恃其地利。以失事機。自取滅亡者。不爲少矣。先君有言。隣國之來犯。苟有遲疑。我將士且變志。當亟出迎戰。吾不敢背先君之教。明日將一戰決勝敗也。與吾同志者。努力。諸將莫敢諫者。信

長因命酒與飲。酒酣天明。信長自起舞。謠古謠曰。人世五十年。乃如夢與幻。有生斯有死。壯士將何恨。舞畢。卽被甲上馬。單騎舉鞭而出。騎能屬者十餘人。比及熱田。祠得十人。自祈戰勝。陰使祠官鳴甲于龕中。信長顧軍士曰。神助我也。乃取山路。行收諸城兵。兵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馬而進。林通勝柴田勝家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扣馬諫曰。彼大衆新勝。以寡兵犯之。立覆沒矣。信長厲聲曰。汝輩且聞吾言。吾非妄意進犯敵也。敵納糧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極。而義元侮我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擒也。梁田出羽

進贊其計曰。敵拔兩城。未更其陣。中軍必在後。我直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乃伏旗鼓。循山而馳。至於桶峽。敵視義元營。信長欲下馬接戰。森可成曰。衆寡不敵。宜騎而突之。信長曰。善。乃馬上揮槍。先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大驚擾亂。不知所出。服部小平太。進入幕中。薄義元。義元拔刀擊其膝。毛利秀高。縱義元斬其首而出。駿河軍遂大潰。信長追擊。斬其精騎二千餘級。乃賽熱田而還。士女夾路迎觀。信長揭義元首于馬前。凱旋清洲。大高杏懸諸城。皆解走。信長以此名聞天下。當此時。足利氏人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七道將士各

右一作

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乏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闕頽敝。給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諭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鬪鏡室。決計。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及磯貝久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次齋密旨。赴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  
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  
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  
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賂。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  
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二使。召森  
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賴。  
堀秀政。諭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刈谷城主水野  
信元說曰。參河德川氏舊屬今川。公宜結納之。委之東事。  
而西面以圖天下。信長從之。甲斐國主武田信玄國富兵  
強。信長厚贈遺之。約為婚姻。以順適其意。而西圖齋藤氏。

齋藤秀龍之未死也。有二驍將。信長計除之。乃乘夜外出  
者數。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妬色。信長曰。吾非有  
他心。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可與女言也。固問。  
信長乃誑之曰。美濃二將。陰通款於我。圖舅氏。曰。事成則  
舉燧。吾每夜出望之。未舉也。夫人憂恐。密為書告之。秀龍  
秀龍驚。即誅其二將。齋藤氏兵力遂自是削弱矣。義龍既  
弒。秀龍傳子龍興。龍興暗弱。其將士多歸心於信長。四年。  
五月。信長將兵千五百。出西美濃洲。設城將長井某。曰。根  
野某。以六千騎迎之。觀我兵寡。徑淖而來。信長分兵為三  
隊。以一隊自衛。一隊蹙其前。一隊橫擊之。斬二將。於是城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于九條洲股令織田勘解由守九條木下秀吉守洲股五年五月齋藤龍興在井口城謂其將士曰洲股河漲信長未能來吾欲以此時攻九條乃率其將稻葉牧村等攻九條九條告急信長信長即赴援至河側不可渡信長曰吾寧溺死豈可坐視不救乎乃鞭馬亂流而渡全兵從之時既夜九條城將為先鋒擊走牧村與稻葉鬪而死池田信輝佐佐成政識稻葉聲交刺于暗中斃之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取之獻曰信輝成政讓首不取臣謹獻焉信長褒賞三士凱而歸終徙居小牧城以迫美濃遣丹羽長秀攻下二城龍興將稻葉通朝氏家經國伊賀範俊諫龍興失

政弗聽七年八月三將送款於信長信長許之乃聲言攻參河以聚兵兵既聚乃率而西行上瑞龍山以瞰井口縱火疾攻城兵惶駭而降乃逐龍興三將來謁曰君來何速也信長既定尾張美濃徙居于井口更名岐阜會有獻佳鷹二者信長卻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未暇遊獵吾定天下然後受為未晚也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齋詔來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曩降密勅囑以征討卿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美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勉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詰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先

是三好氏弒將軍足利義輝。義輝弟義昭走依六角義賢。欲借其力靖難。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專京師政。陰令義賢圖義昭。義昭懼走依武田義統。義統辭。又依朝倉義景。義景諾而不果。又喪其愛子。志氣頓沮。義昭流寓於外。三歲聞信長威名。欲往託焉。使下人太華策之。遇臨之節曰。知臨大君之宜吉。是之謂柔任於剛。任於剛則不勞而治也。義昭決意。一一年七月遂使使來諭信長。信長方計西上。即諾之。遣將吏迎之。館于立正寺。義昭見信長計以興復。信長答曰。是在信長度內耳。幕下臨此當築館以奉之。然信長爲幕下定京師。不出兩月矣。

援救一作

莫以館爲也。八月五日大會將上。岐阜謂之曰。吾將有事於京畿。汝衆各修兵備。以俟我令。乃盡散遣之。自率數十騎至澤山。使使六角義賢說以順逆。義賢及子義嗣業已與三好三黨三黨聞信長助義昭。則益嗾義賢義嗣以利。曰。竭力以拒信長。曠日彌久。我以大軍爲後援也。信長在澤山十日。使者三反。義賢竟弗聽。信長乃歸美濃。素近江地圖。與諸將計畫之。下令管內曰。以九月五日會于岐阜。會者凡三萬人。七日信長將諸軍而西。義賢義嗣各觀音寺城。修築作和田山等十八城。以和田山當美濃之衝。最固其壘。壁守以精兵。欲待我軍攻之。而首尾相救。信長

課知其計。乃使美濃三將備和田山。而宣言向觀音寺。因引兵襲箕作。城兵出戰。木下秀吉丹羽長秀等為先鋒。故緩攻之。漸至城下。則奮擊突入。卒拔之。和田山城望風解去。義賢義弼夜棄城遁。信長三日。下十八城。自入觀音寺。為政國中。招聚逃亡。使人迎義昭。相見于守山。明日濟湖陣于圍城寺。湖山之間。無非兵者。三好三黨驚懼。棄京師去。於是信長整諸軍入京師。天子使藤原惟房迎勞之。粟田口。信長誓首。謂惟房曰。臣屢辱過寵。不勝悚懼。幸為臣謝立入京。繼又從惟房至。信長指所服戰袍。謂之曰。是嚮所賜也。於是使義昭居清水寺。而自陣東福寺。自出美濃。

三日  
二日  
日

至此。蓋十有一日矣。京師士民固聞信長威武。慮其暴掠。相驚曰。信長至矣。皆荷擔而走。及信長至。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使管谷長賴巡行街市。織田氏養卒。有與賈人爭價者。輒執縛之。樹以規行道者。於是士民相告而歸。物情大安。信長聞三黨據山城。攝津河內諸城。即遣柴田勝家。森可成等。將萬人。涉桂川。攻岩成左通。青龍寺。明日。自以五萬騎繼之。左通望見大懼。以城降。乃以左通為先導。攻三好政康于芥川。篠原長房于越水。二城皆潰。乃奉義昭於越水。而自入芥川。十月。自攻池田勝政于池田。勝政善拒。我兵縱火奮戰。奪關而入。勝政終降。獻質于五人。乃

不取  
一作不取  
不取  
一作不取

寄之加賜二千貫。邑高槻、茨木諸城聞之皆降。三好康長等棄河內走歸阿波。信長告成事於義昭。於是使信長自擇邑。信長辭不敢取。請分之幕府。切臣先是伊丹親興、畠山高政三好義繼。松永久秀數與三黨戰。先送款于美濃。以故分河內于高政、義繼。分攝津于親興、勝政。及和田惟政。今久秀居志貴城。以定大和。攻筒井順慶。順慶降。信長自置吏于界浦、大津。乃歸京師。陣清水寺。當是時京畿將士執謁信長。軍門如市。朝廷論信長功。叙從四位下。任左兵衛督。信長辭曰。臣以天之道得克強賊。敢攘以為功。以辱顯爵。乃叙從五位下。任彈正忠義。昭松以信長為管領。

賜號副將軍。皆辭不受。義昭賀成事。欲張散樂十。三曲于其第。信長諫曰。方今凶賊纒服。四方未平。此非優游之秋也。且諸軍士多思歸者。宜如式而止也。乃省為五曲。即日釋兵撤畿內關寨。以便行旅。遠近悅服。義昭病。信長有功無賞也。為書褒之。呼信長曰父。信長乃歸岐阜。十二年正月。三黨與齋藤龍興等圍義昭于本國寺。信長聞警。單騎赴援。至則已平。諸國兵後至者五萬。信長初令畿內豪戶納金于足利氏。獨界浦不奉命。又資三黨。信長宣言。屠界浦。浦人號哭乞哀。乃使上贖金二萬貫。就二條武衛陣故址拓修幕府。四月成。使義昭居焉。以備寇賊。於是信長召



復一作

村井貞勝、島田秀滿、僧日乘等諭之曰：應仁以來，天下大亂，王室衰微，宮闕墜廢，凡居王土為王臣者，誰不嗟悼。信長夙有修舉之志，兵亂空惚，延而至此。今畿內粗定，當修禁內以安帝座。雖然，亂後興役不可急逼，恐擾民情，宜以漸成之。乃留木下秀吉守京師而歸，遂略近畿諸國。七月，遣兵以伊丹親興、池田勝政為先鋒，略但馬、攻山名氏。八月，自將兵五萬，略伊勢，攻北畠具教于大河內。旬餘，具教將柘植某送款，信長殺具教以啓我兵。信長縛柘植，數之曰：汝為大臣，弑其君，以降敵，不可容也。乃斬以徇。以次子信雄為北畠氏後，居大河內，食十萬石。三子信孝為神戶

氏後，居神戶城。弟信包居上野城，各食五萬石。信孝幼字茶筧，信孝幼字三七，皆庶出也。十一月，信長徑入京師，歲充之。元龜元年二月，入京師。四月，張散樂于將軍新第。大會德川氏以下諸將領，義昭為奏，請進信長官爵。信長固辭，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至敦賀，攻手筒城，一晝夜拔而屠之。進攻金崎，降守將朝倉景恒，以為先導。欲遂定國內，會淺井長政招六角氏餘黨與義景約夾擊信長。長政為小谷城主，信長妹婿也。信長得報不信，警聞益至。信長乃欲自若狹入京師，恐義景追躡，木下秀吉自請留備。

信長壯而許之。令諸將人出三四十騎以助秀吉。而引兵西。德川公爲殿。至朽木谷。朽木元綱被甲率兵而迎。信長疑其有異心。松永久秀曰。臣請往質之。卽有他故。又之而死。乃馳往諭元綱。元綱脫甲撤兵。以饗信長。送至京師。秀吉亦至。信長乃爲義昭徵京畿將士之質。割近江地。令森可成守志賀宇佐山。柴田勝家守長光寺。佐久間信盛守長原。木下秀吉守長濱。而歸美濃。聞敵兵要于給江市原。乃以蒲生賢秀等爲鄉導。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善統者杉谷善住伏山木中。狙信長過。連發二丸。中其衣袖。從兵愕。欲索之。信長不許。金森長近密與信長易衣。乘其輿。

而歸。終達岐阜。六月。六角義賢糾合土寇出野洲川。勝家信盛邀擊破之。加賜各三萬貫。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壘于比長川安。令近江驍將堀某樋口某守釜川城。信長欲誘降之。美濃人竹中重治爲信長說。二將曰。子守城者。欲何爲。曰。欲立功。曰。立功以爲何人乎。曰。爲淺井朝倉氏。曰。織田君爲天子將軍起義兵。而二氏不助焉。欲求其危圖之。是天下所切齒。而子爲之立功。爲士者固如此乎。二將乃因重治降。各獻質子。信長以爲先導。自將繼之。諸壘皆解。走乃攻長政于小谷城。城甚險。森可成坂井政尚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信長引諸軍上虎姬山。議攻城策。佐

久間信盛進曰。拔之。不難。恐損我兵。主君以身任天下。何必乎此。信長乃焚城四面而還。令佐佐成政。梁田出羽中條將監為殿。柴田勝家曰。此輩兵不盈千。盍命臣若信盛。信長曰。否。大兵敗於險地。不可復收。故命此三人。且吾自留號令之。卿等先去。乃自引近臣二百騎。返助三人。三人辭之。迭殿而退。城兵尾擊三人。且戰且卻。遂全軍而歸。遂攻橫山城。城將告急于長政。長政乞接於義景。義景使族景健先往。合兵二萬餘騎。軍于大寄山。我兵望之。攻城益急。長政景健議曰。吾待朝倉公而戰。恐城不守也。宜急救之。今信長陣龍鼻<sup>ツツガハナ</sup>。距此五十町。直馳赴之。人馬皆疲。吾且

日移陣于三田。來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淺井半助進曰。臣嘗遊美濃。為稻葉氏客。視信長將略。非驚擾者也。公計恐不中耳。遠藤某奮曰。彼何足畏。公第進戰。吾雜敵兵。與信長決耳。議乃決。信長夜望大寄山。顧呼宿直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在否。皆答曰在。信長乃召而前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勒軍為十三隊。坂井政尚池田信輝等為先鋒。以當長政。德川公獨將其兵。當朝倉氏。稻葉通朝助之。乃留丹羽長秀備城兵。而引兵西向天明。遇北軍于妙川。北軍大驚。政尚信輝進戰。不利。信長使氏家經國伊賀經俊擊其橫。通朝顧

而助之。大破長政。而景健亦大敗走。獲其驍將遠藤真柄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橫山以下諸城皆解走。秀吉欲乘勝取小谷。信長不許。使母衣騎傳令收軍。親論賞戰功將士。遂攻磯野員正于澤山。置戍而西。獻捷京師。遂歸岐阜。八月。三好三黨與齋藤龍興糾兵一萬。據野田福島。信長自將討之。九月。陣天滿林。義昭陣中島。堙濠薄陣。而一向僧賊以大坂應賊。信長曰。彼長袖者何能為。遣佐佐成政赴拒。而自繼之。成政等冒矢石進。將領多死。我兵潰走。賊軍乘之前田利家揮槍大呼。手殪數十人。賊辟易而去。利家幼為信長近士。忤旨被逐。私從軍。先登獲首級者數。

信長乃復之。擢為尾張荒子城主。至是力戰。以全信長軍。信長軍方困於三城間。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時之也。言兵三萬軍比叡。衛將焚坂本。宇佐山城將森可成出拒。死之。信長弟信治及尾藤某道家某皆死。北軍遂攻宇佐山。留後武藤等能拒。北軍乃過大津。縱火醍醐山科。信長聞警曰。吾籍得拔三城。使奴輩蹂躪京師。則我之恥也。乃令攝津河內諸將備三城。而還救之。三城兵大起。尾之奪舟於江口渡。諸軍患之。信長自視于岸曰。水淺可渡也。乃亂流皆濟。整軍徐退。敵不敢逼。遂達京師。日日向北軍。北軍驚上叡山陣。信長陣志賀宇佐山。分兵攻叡山。每夜襲擊。而

作

使人說其僧徒曰。汝等能捨彼而助我。則他日使汝寺封如故。否則中立不倚。莫有所助。一者不聽。他日必縱火楮山。鑿殺僧徒。不釋一人。僧徒弗聽。十月。信長遣菅谷長賴佐佐成政言於北軍曰。吾與公等相持曠日。若士卒勞倦。何請一戰以決勝敗。長政等不答。六角義賢糾近江土兵將夾攻信長。木下秀吉自橫山丹羽長秀自澤山來援。行破土兵。至於志賀。信長登樓望之。驚以為義賢至。至則秀吉長秀也。二人以首級謁曰。北人深入至此。自送死耳。請獮擊之。莫使一騎還。信長大喜。長政等請和。不許。六角義賢來降。十一月。堅田人猪飼其介等屬信長。請得一將。坂

按諸書  
信長時  
下小川  
金森二

井政尚自請而往。北軍來爭。政尚力戰死之。會大雪。北軍慮歸路梗。數請和。弗許。乃請之義昭。義昭自來信長營。言之。信長乃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一月。磯野秀昌以澤山降長秀。五月。淺井長政以二萬騎攻箕浦。秀吉赴援。擊卻之。先是一向賊起於長島。攻信長弟信興于小木江。殺之。五月。信長入長島。縱火而退。賊乘風雨迫險要。擊氏家經國死之。八月。以柴田勝家為先鋒。入近江。出小谷山本之間。縱火而退。兩城兵八千出躡之。勝家返戰三次。敵不復出。信長再發攻。拔新村。下小川常樂寺。九月。陣勢多命。諸將縱火焚叡山。諸將皆失色。佐久間信盛等諫曰。日桓武

城常樂寺持其頭軍地

帝創建此寺幾千年于此為王城之鎮莫敢或犯者今而滅之其如之何信長曰吾除國賊耳汝輩何沮我邪吾欲定四海興王道之衰勞筋骨輕軀命未嘗一日安居去歲略攝津兩城將陷長政義景舉兵窺我後吾舍兩城而還棲之山上將殲之也遣人諭僧徒陳說禍福而彼竟不服務右凶徒以梗王師此非國賊乎今而不行其除乃貽患於天下也且聞彼犯其律茹葷蓄妾束閣誦呪安在其鎮王城也圍而燔之勿使有遺類諸將乃服明日圍叡山燔中堂及二十一科僧徒婦女無老少皆斬之以志賀郡賜明智光秀城坂下使居之歸岐阜令丹羽長秀誅高官某

于澤山以其通大坂也是歲皇宮成信長貸金于京畿豪戶令每月納息縣官以充供御且為計畫延臣家計與廢繼絕三年三月縱火小谷山本城下徒軍志賀攻木戶由中二城置戍焉遂入京師陣妙覺寺義昭使信長置第于武者小路固辭不許乃令村井貞勝董役不日而成細川昭元岩成左通來降大坂僧徒亦贈物納欵焉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私與畠山氏鬪築城交野信長素疾二人欲因事誅之於是遣兵攻交野城兵夜遁久秀竟降七月信長長子信忠幼字奇妙始被鎧從信長攻淺井長政于小谷令木下秀吉別攻山本聞朝倉義景來援壘於虎姬山待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三 三十一

之。義景以二萬騎至。信長曰。及其未陣襲之。莫使安營也。將士乘夜更襲之。北人患之多來降者。會義昭使來諭弭兵。乃令秀吉守虎姬山。宮部某守宮部壘。鑿山開道。以便往來。當是時。長政義景與越後國主長尾謙信通好。以抗信長。而武田信玄亦以甲斐信濃兵西出。信長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援德川氏拒信玄於東海。不利。汎秀死。義昭時與信長惡。欲乘是時圖之。先是信長病。義昭多失行。上書諫曰。幕下之入京師也。信長首請朝參。勿敢或怠。幕下諾之後。乃違焉。夫光源公怠於王事。天譴立至。信長竊為幕下懼之。忠臣亡賞。而佞夫得官。以虐下民。下民何罪。

罪人納金。即便宥之。偽稱叡山賦稅。以掠民財。或陽責征課。而陰蠲之。以賈私恩。此皆非幕下所宜為。朝議欲改元龜之號。而幕下特愛費用。不果從。遠近有惡御所之目。信長竊為幕下羞之。信長築二條城。以備寇賊。而欲舍徙他所。糶城內粟。以畜金銀。諸國將士多貴金賤粟。遺其武備。以為遜隱之計。皆倣幕下之為也。信長所納紀綱之僕。無罪奪俸。來乞哀者數。請而不得復。信長無面目以對此輩。且聞下教諸國徵馬及金。曩白凡百需索。宜囑信長。信長將立辯之。今陰有此教。信長惑焉。信長志欲與幕下協心戮力。撥亂略以興王政。豈有他哉。願幕下勿信讒言。以保

終吉。斥佞進忠。恢弘先業也。至如儒人。最宜親近。之以鑑古今興衰。信長生長兵亂之間。普於文學。自度處事多違故典。所以常懷愧恥也。妄疏所見。唯幕下留意焉。義昭弗納。遂相嫌隙。天正元年。義昭潛發使諭信玄及謙信。約夾攻信長。又諭安藝國主毛利輝元。以爲後據。信長使村井貞勝請和義昭。義昭不聽。二月。義昭自城于石山堅田。以山岡磯貝渡邊等守之。徵發兵食。信長聞之曰。吾終不得不用兵。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蜂屋賴高。渡勢多。招石山兵降之。勝家乃留備京師。而長秀等攻堅田。拔之。三月。信長自將至大津。細川藤孝。荒木村重迎降。乃進

入京師。觀兵請和。義昭弗聽。乃圍二條城。義昭窮蹙。使人出言曰。自今後盡聽卿所言。信長拜謝。行成而還。至守山。遣諸將攻六角義弼于鯉江。召丹羽長秀。耳語曰。室町氏必再舉。再舉必阻勢多矢橋。汝伐澤山木。造兵艦十餘艘。乃歸岐阜。尾張人有梶川某者。喜博奕。爲衆所擯。信長愛其勇。與以善馬。曰。緩急以此樹功。梶川感喜而退。七月。義昭再舉兵。留伊勢某。三淵某。與廷臣二名守二條。而自據槇島。阻守治川。爲固。報至岐阜。信長卽起。直馳至澤山。乘其兵艦。夜濟朝妻渡。旦日。達坂下。直入京師。縱火呼譟。烟焰漲天。義昭兵拒勢多矢橋者。返顧而潰。京師人大驚曰。



織田公豈飛來邪。信長疾攻二條，陷之。斬三淵城兵皆降。以爲先鋒，向旗島。自陣柳山，遣稻葉通朝、伊賀範俊等將二萬人渡平等院。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將五萬人渡五箇莊。於是梶川某騎信長所賜馬，曉出河岸，大呼自名。亂流而渡，通朝麾兵從之，與信盛、秀吉合擊，奪柵，縱火而入。信長在柳山，左右望烟起，相謂曰：我軍方渡矣，誰先登者？信長曰：必梶川也。旗島旣破，義昭請降。信長令信盛、秀吉處置之。二人乃奉義昭徙于若江，令細川昭元守旗島。通朝來白曰：臣爲梶川所先，意甚憾焉。然恐其單進致死也，故繼之。信長并賞二人。於是織田氏遂代足利氏出令。

京師蠲戶租，免徭役，賑窮民。旌節孝以村井自勝爲所司，代收兵而還，遂以兵艦攻拔木戶山中二城，賜之明智光秀。令秀吉、藤孝攻淀城，斬岩成左通，令荒木村重攻和田。惟政于芥川城，村重素以雄豪聞，部兵皆驍。義昭之變，首應信長，迎謁于大津，面貌甚偉，曾有獻饅頭者。信長拔佩刀，貫饅頭于鋒，以啗村重。村重進，開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剪取之。於是命攻惟政，榜賞格曰：獲主將者予萬金，獲編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村重將中川清秀熟視之，以墨勾其首條，觀者無測其意。旣而惟政曉出城，雜士卒，修守備。清秀伏濠側，跳出斬其首。信長

乃賞清秀以萬金。以池田勝政觀望不至。逐之高野。以和田池田氏邑盡賜村重。八月歸岐阜。居三日。淺井氏將阿閉某來降。信長復發。下月瀨城。軍于山田。淺井氏兵守燒尾。朝倉氏兵守大嶽。與山田相持。信長遣勝家信盛陣于高月。絕越前援路。朝倉義景聞之。以二萬騎來。軍于田邊。信長又遣稻葉通朝助勝家燒尾。守將因阿閉納欵。以導我兵。我兵遂圍大嶽。夜冒風雨疾攻。守將乃降。信長令信忠守虎姫山。不破光治守大嶽。而進下丁野。遣使高月。戒諸將曰。今夜北軍必走。宜尾擊。鑿之。諸將皆莫信。且應曰。謹諾。夜半義景果焚營而遁。信長大呼起曰。敵走矣。與左

右五十騎馳出。有先馳者。信長誰何之。答曰。利家。成政。其他十餘人皆迭對。信長戲曰。吾欲先登。為諸君所先。乃聯轡疾馳。及敵于刀根山。斬其編裨二十三人。雜兵二千。金松某執甲首以謁。跌而喋血。信長勞之手。取芒鞋一兩。賜之曰。吾每臨戰。懸之刀欄。以備闕亡。今而有用矣。信長兩日下十四城。留數賀。三日徵降將質子。進軍龍門。義景棄一乘谷。匿大野。勝家通朝等分兵搜索。平泉僧徒懼。請鄉導。通朝貨土人得義景所在。誘降其族。景鏡。景鏡迫義景使自殺。信長誅黨類。撫降附。為政國中。使人齎義景首。梟之京師。以降將前波長俊為越前假守。明智光秀等監

之引兵還虎姬山。淺井長政與父久政保守兩城。信長遣秀吉登粒羅岡。絕兩城之間。使久政長政自殺。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勝家攻鯨江。降六角義弼。獲杉谷善住。生理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十一月入朝。遣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於是淺井朝倉六角三好氏皆滅。

日本外史卷十三終

